

<<枕草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枕草子>>

13位ISBN编号：9787500107934

10位ISBN编号：7500107935

出版时间：2001-1

出版时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作者：[日] 清少纳言

页数：460

译者：周作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枕草子>>

内容概要

《苦雨斋译丛》体现了翻译家周作人的主要成就。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除只有印本存留的《希腊拟曲》、《财神》、《伊翁》、《厄勒克特拉》和《腓尼基妇女》外）都依译者手稿印行，恢复了此前印本被删改的部分，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谈论周氏的翻译成就。

周作人是以文学家、思想家而兼作翻译家的；受众（无论论家还是读者）要一下子把这些身份全盘接受下来，恐怕并非易事。

结果，思想家周作人为文学家周作人所掩，翻译家周作人又为文学家、思想家周作人所掩。

迄今为止，“翻译家周作人”才为学者刚刚留意，所谈犹嫌浅尝辄止。

周氏的翻译几占其作品总量的半数，自不宜等闲视之；虽然多属古典，难入时眼。

如欲加以研究，所要求于研究者的又较之他种研究为高，起码要懂希腊和日本两门外语。

至于我们推出这套《苦雨斋译丛》，不过是给希望阅读和计划研究者提供一点便利罢了，然而于愿足矣。

《平家物语》是日本战记物语的代表作。

<<枕草子>>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

文学翻译家。

原名柵寿。

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浙江绍兴人。

鲁迅二弟。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

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枕草子>>

书籍目录

卷一 第一段 四时的情趣 第二段 时节 第三段 正月元旦 其二 除目的时候 其三 三月三日 其四 贺茂祭的时候 第四段 言语不同 第五段 爱子出家 第六段 大进生昌的家 第七段 御猫与翁丸 第八段 五节日 第九段 叙官的拜贺 第十段 定澄僧都 第十一段 山 第十二段 峰 第十三段 原 第十四段 市 第十五段 渊 第十六段 海 第十七段 渡 第十八段 陵 第十九段 家 第二十段 清凉殿的春天 其二 宣耀殿的女御 其三 女人的前途 注解卷二 第二十一段 扫兴的事 第二十二段 容易宽懈的事 第二十三段 人家看不起的事 第二十四段 可憎的事 第二十五段 小一条院 第二十六段 可憎的事续 第二十七段 使人惊喜的事 第二十八段 怀恋过去的事 第二十九段 愉快的事 第三十段 槟榔毛车 第三十一段 说经师 第三十二段 菩提寺 第三十三段 小白河的八讲 第三十四段 七月的早晨 注解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关于清少纳言跋

<<枕草子>>

章节摘录

“我站了很久，并没有什么回信，随后我说那么回去吧，刚要走来，就被叫转去了。”中纳言问道：“这是谁的车呢？你有点知道么？”正说这话的时候，讲师升了高座了，大家静坐下来，都望着高座的这一刻工夫，那女车就忽然消灭似的不见了。车子的下帘很新似乎是今天刚用的样子，衣服是浓紫的单裘，二蓝的绫的单衣，苏枋色的罗的上衣，车后面露出染花模样的下裳，摊开了挂着，这是什么人呢？的确是，与其拙笨的做什么歌，倒不如女车似的不答，为比较的好得多哩。

朝座讲经的讲师清范在高座上似乎发出光辉，讲的很好。但是因为今天的酷热，家里也有事情，非得今天里做了不可，原是打算略为听讲便即回去，却进在几重车子的里边，没有出去的法子。

朝座的讲经既了，便想设法出去，和在前面的车子商量，大概是喜欢因此得以接近高座一点的原因吧，赶快的将车拉开，让出路来，叫我的车子能够出去。

大家看着都喧嚷着说闲话，连年纪稍大的公卿也一起在嘲笑，我并不理会，也不回答他们的话，只是在狭路中竭力的挤了出来。

只听得中纳言笑着说道：“唉，退出也是好的。”

觉得他说的很妙，但也不理会，只是在盛暑中退了出来，随后差人去对他说道：“你自己恐怕也是在五千人的里面吧。”

“这样我就回来了。”

自从八讲的第一天起，直到完了为止，有停着听讲一辆女车，没有看见一个人走近前去，只是在那里呆着，好像是画中的车的样子，觉得很难得，也实在优胜。

人都问道：“这是什么人呢？怎么样想要知道。”

藤大纳言说道：“这有怎样难得呢！真好讨厌，这不是很不近人情么？”说的也很有意思。

但是到了二十几日的中纳言却去做了和尚了，想起来真是不胜感慨。

樱花的凋谢，还只是世俗常用的譬喻罢了。

古人说“迨白露之未晞”，叹息朝颜花的荣华不长，若和他相比，更觉得惋惜无可譬喻了。

第三四段七月的早晨七月里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各处都打开了，终夜也都开着。

有月亮的时睡醒了，眺望外边，很有意思。

就是暗夜，也觉得有意思。

下弦的在早晨看见的月光，更是不必说了。

很有光泽的板廊的边沿近旁，铺着很新的一张席子，三尺的几帐站在里边一面，这是很不合理的。

本来这是应当立在外边的，如今立在中边，大概是很关怀这里边的一方面吧。

男人似乎已经出去了。

女的穿着淡紫色衣，里边是浓紫的，表面却是有点褪了色，不然便是浓紫色绫织的很有光泽的，还没有那么变得松软的衣服，连头都满盖了的睡着。

穿了香染的单衣，浓红生绢的裤腰带很长的，在盖着的衣服底下拖着，大概还是以前解开的吧。

旁边还有头发重叠散着，看那蜿蜒的样子，想见也是很长吧。

这又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在早晨雾气很重的当中，穿着二蓝的裤子，若有若无的颜色的香染的狩衣，自的生绢的单衣，红色非常鲜艳的外衣，很为雾气所湿润了，不整齐的穿着，两鬓也稍微蓬松，押在乌帽子底下，也显得有点凌乱。

在朝颜花上的露水还未零落之先，回到家里，赶紧给写后朝惜别的信吧，归去的路上心里很着急，嘴里念着“麻地里的野草”，直往家里走去，看见这里的窗子已经打起，再揭起帘子来看，[却见女人那么样的睡着，]想见已有作别归去的男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这男子匆匆的归去，]大约也觉得朝颜花上的露水有情吧。

暂时看着，见枕边有一把朴树的骨，用紫色的纸贴着的扇子，展开着在那里。

还有陆奥国纸裁成狭长的纸条，不知道是茜草还是红花染的，已经有点变了色，散乱在几帐旁边。

似乎有人来了的样子，女人从盖着的衣服里看出来，男的已经笑嘻嘻的坐在横柱底下，虽然是用

<<枕草子>>

不着避忌的人，但也不是很亲密的关系，心想给他看了自己的睡相去了，觉得懊恨。

男人说道：“这很像是不胜留恋的一场早觉呀！”玩笑着说，把身子一半进到帘子里边来。

女人答说：“便是觉得比露水还早就出去了的人，有点儿可恨呵！”这本来并不是很有意思，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互相酬答，也是不坏。

男人用了自己拿着的扇，弯了腰去够那在女人枕边的扇子，女人的方面怕他会不会再走近来，心里觉得怦怦的跳，便赶紧将身子缩到盖着的衣服里去。

男人拿了扇子看了，说道：“怎么这样的冷淡呀。

”仿佛讽刺似的说着怨语，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渐有人的声音，太阳也将出来了吧。

心想趁了朝雾没有散的时候，赶快的给写那惜别的信，现在这样的就要迟延了。

旁人不免代为着急。

从女人这边出去的那人，不知在什么时候所写，却已经寄信来了，信外附着带露的胡枝子，[可是使者因为见有客人在这里，]不曾送了上来。

信上面薰着很浓厚的香，这是很有意思的。

天亮了，人家看见了也不好意思，那男人就离开了这里走了，心里想自己刚才出来的女人那里，或者也是这样的情形吧，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

注解 [1]自十月至十二月，以竹箔截流为鱼梁，以捕冰鱼，在宇治川中最为有名，至春天则已过时。

[2]红梅的衣服于十一二月中着用，表面用红，里面用紫色的夹衣。

[3]产室本意是生产的房子，但古时习俗，常另有设备，不以寻常住屋充用。

[4]“虐待牛的”，意思不甚可解，别本作“车牛死亡了”，盖古代用牛驾车，没有牛则车便无甚用处了。

[5]博士系学者的称号，古时“大学寮”中设有明经、明法、文章诸种博士，任教官之职，照例惟有男子得继承家学，若女子便不得做博士了。

[6]古时阴阳家有避忌方角之说，如需出门往东而方向不利，则改道往南先至一人家，住宿一夜，次日前去便无妨碍，其家应加以款待。

立春的前夜今称为“节分”，原意则是节候之所由分，即是由立春以至立冬的前一日皆是，如逢此时没有宴飨，自然更是觉得寂寞了。

[7]旧时交通不便，如有问讯须由人专送，因此亦遂多附送礼物。

[8]结封系古时一种封信法，将信笺叠成细长条，作成两结，于结处墨涂作记，立封则上下端各一扭折，不似如今的封缄。

[9]古代除帝王乘辇外，余人并用牛车，这里是说将拉车的牛牵走了。

[10]古时结婚习惯，率由男子往女家就婚，晚去早归，亦有中途乖异，遂尔绝迹的。

中国唐时似亦有此俗，见于传奇小说中，如《霍小玉传》。

[11]修验者系佛教真言密宗的一派，专修炼法术，为人治病驱妖，在古时甚见信用，一般有病人大概多请其治疗。

[12]修验者行施法术，需用一个童子做神所凭依的东西，将妖精移在他身上，从他的口里，听取病情。

[13]国司印是郡守，所谓“前司”，意思即是说“前任的郡守”，表示并没有新的任命，所以仍旧称前次的官衔。

[14]桧扇是仪式上所用的扇子，乃是用桧或杉树的薄片所做，共三十九枚，用各种颜色的绢丝结合，上糊薄纸，加以绘画。

[15]香球系用麝香、沉香等入锦袋中，与艾和菖蒲相结合，下垂五色丝缕有八尺至一丈，以避邪秽，于端午节用以赠送。

卯槌则于正月初次的卯日用之，亦有辟邪去恶的效用，系用桃木所做，凡长三寸，广一寸，用五色丝穿挂，长及五尺。

[16]为什么午睡起来洗浴是那么不好，其意义不能明了。

又十二月晦日的长雨，为什么是精进的懈怠，也是不明白，别本就没有这一句。

<<枕草子>>

精进本佛教用语，谓修道精进，后来则专指吃食，即吃菜忌荤腥。

[17]白衣服系夏季的服装，至八月就不应再着用了。

[18]当时为得避忌或祈愿，俗人常有在寺院住着数十日之久的。

.....

<<枕草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起先并没有《苦雨斋译丛》这回事，不过是想出版一本书而已。我读《知堂回想录》，知道周作人的译著尚有两种未曾付梓，其一是《希腊神话》，其一是一九五九年所译《狂言选》增订本。一直等着它们面世，怎么也见不到，就忍不住去问译者亲属，回答说《希腊神话》稿子还在家里。我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经历过这么多世事的变故，此稿居然尚存在于天地之间；惧的是天地间只此一份手稿，可不要再遇着什么变故以致失传了。于是一方面商之于译者亲属，一方面商之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把它给印行出来。此书五十年代曾送交 某出版社，拟出版而未果，编辑在原稿上用红笔画得乱七八糟，有赖译者亲属恢复成原来样子。这期间有两位朋友先后向我谈起周译《希腊拟曲》和《伊索寓言》，说是绝版已久，寻觅不易。这倒提醒了我，又去向前述两方面建议，再加上一部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一并出版。这就是《苦雨斋译丛》的由来。

现在又要印行第二辑了。收有周作人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即八世纪初的神话及传说《古事记》(安万侣著)，十、十一世纪交替之际的随笔集《枕草子》(清少纳言著)，十三世纪 的战记文学《平家物语》，十五世纪前后的笑剧《狂言选》，十九世纪初的“滑稽本”《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式亭三马著)。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有地位、极负盛名之作，周氏分别译于五十到六十年代。可惜《狂言选》合计五十九篇的增订本原稿迄今尚未找到，只有此前的二十四篇译本可用。又，《平家物语》原作共十三卷，周氏译了一部分即因“文革”发生而中止，未及完成，是为其翻译绝笔之作。

译者生前及身后，六种书曾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出的都是别人不同程度上的修改或删除节本。改的是译文本身，主要因为行文习惯不同；删则针对译者所加注释，可能考虑篇幅有所限制，结果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

这回还循第一辑里《全译伊索寓言集》的例，全都请译者亲属根据原稿给恢复过来了。我们所做的只是给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加上书名号，对个别明显笔误酌予订正，以及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而已，至于可通假者仍在保留之列。

讲到这里，策划出版《苦雨斋译丛》的意图已经不言自明。

除了《希腊神话》之外，全是重新出版的。

一来都是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来如前所说，绝版已久，读者寻觅不易；三来从未汇总出版，凑齐也难；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

幸好他解放后译作的原稿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使得我 们有条件做成这桩事情。

讲到周作人翻译方面的成就，其实未必在其创作之下；特别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也很少有人能够相比。

然而不客气地说，真 要谈论周作人的译文特色，大约只能是以这回的本子作为凭据。

所以无论对读者，还是对研究者，这都可以说是一番贡献了。

《苦雨斋译丛》第一辑出版的时候，我们谈到至少占去周作人毕生一半精力的翻译工作。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学术的。

这主要是针对他的古希腊译著而言，若论古日本译著，则似乎完全注重于文学价值。

周作人之为周作人，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

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译的原因之一。

至于译文本身，周氏曾说：“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该这样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

<<枕草子>>

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

”(《苦口甘口·谈翻译》)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时译者所理解的信，不仅针对内容而言，还包括不与原文句式过分走样。

然而几十年来通行汉语的演化趋势，似乎离他们在翻译西洋各语种作品时所尽量保留的句式越来越远，结果这种信反而或多或少地成为达的障碍了。

类似情况却不见于日文译作，尽管译者还是遵从上述原则的。

这回推出周氏六种译作即是如此，依然活泼泼的，我们读来舒服极了。

而他为各书所做注释，又特具趣味，说得上是隽永冲淡的小品。

至于这些书的内容，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逐一饶舌介绍了。

.....

<<枕草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